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補紅樓夢  
第三十八回 晴雯姐畫責善保婦 林黛玉夜會薛寶釵

卻說賈母當下站起身來要走，李紈便忙一把拉住道：「老祖宗，請坐一坐。我們這些人一個兒也不見了，也沒人倒茶上來。老祖宗也該餓了，等我吩咐他們預備點心上來，給老祖宗吃些兒，再走罷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我不餓，也不吃什麼。橫豈我明兒閒了，還要到這兒來看你們呢。」李紈拉住賈母不放，道：「老祖宗，請再坐一坐，我還有話說呢。」賈母道：「我說閒了就來的，你又何必累贅呢？」說著，把手中拐杖子在地下一擊，就猶如打了個焦雷的一般，把李紈驚醒，原來卻是一夢。聽了一聽人都睡的靜悄悄的，那自鳴鐘剛打了十二下，已交子正。李紈細想夢的奇怪，於是翻來覆去總睡不著。直到將交五更，方朦朧睡了一覺。天明醒了起來，梳洗已畢，換了衣服，便到王夫人上房裡來，見了王夫人，只見平兒、寶釵也都來了。

才剛坐下，王夫人道：「你們來的都好，我正要打發人來請你們呢！」平兒道：「老太太要叫我們過來，可是今兒夜裡頭有夢不是麼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可不是麼！」李紈、寶釵道：

「我們上來，也是要來回老太太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可奇的很了，竟是人人都有夢麼？這個夢可與別的不同呢！」我看老祖太太還同活著的時候全然一樣，說話諸事都還照常。今兒一早老太爺就向我說了，吩咐教我問你們可都有夢？他就上衙門去了。」平兒道：「司棋還跟了老祖太太來的，夢裡向我說的話，也給璉二太爺是一樣的。他今兒一早就要來回老太太的，我說我上去回去了也是一樣，你不用上去了。」寶釵道：「老祖太太可是福大的很，如今又現在王府裡頭受享去了。林姑老爺、姑太太都做了忠■王，可也不小了，殊大太爺這會子算是世子了。老祖太太在那裡也就很寂寞，還要記掛著來家裡看看，到底還是老人家頭裡疼愛兒孫的心腸。」李紈道：「寶二叔同柳二爺、林姑娘、二姑娘、妙玉、香菱、鳳妹妹、鴛鴦、尤二姐、尤三姐他們總在芙蓉城裡頭，去了那裡還是仙境，更加逍遙自在呢！四姑娘去了不久，想是老祖太太還不知道。記得他死的時候，大家都看見妙玉來的，可不是妙玉是來叫他去的麼，自必也在芙蓉城裡去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他們倒都算得了道去了，這也罷了。只是林姑娘、二姑娘、尤二姐他們怎得得道的呢？」平兒道：「這也是他們應該有這福氣，才是這麼樣的，這一半人算是成了仙了。老祖太太這些人，又算是成了神了。」

想來都城隍王爺的廟宇離這裡不遠，我們這些人要見老祖太太去是不能夠的，也該到廟裡去燒燒香磕個頭兒去，就是林姑老爺、姑太太那裡也是該去的。雖然不能看見老祖太太們，到底也各盡一點心兒去呢！」王夫人道：「既然知道老祖太太在那裡，自然要磕頭去的麼！看來今兒已來不及，明兒一早去罷。」

「因吩咐人到外面去請了璉二太爺進來，底下人答應去了。」

不一時，賈璉來了，王夫人便吩咐道：「明兒一早到都城隍廟裡燒香，你可教人早些預備供獻祭禮。外頭就是你同老太爺去，裡頭就是我們這四個人。別人都必去，老祖太太說的好，他們都認不得呢。」賈璉答應了下去，便傳人備辦了豬羊祭禮，金銀元寶幣帛，香燭供獻，酒果之類。

到了次日一早，賈政便先和賈璉到了都城隍廟裡，各處祭祀展拜了一番。禮畢，賈政便上衙門去了。賈璉在廟裡等候王夫人、李紈、平兒、寶釵到了，先在大殿上拈香禮拜已畢，便到後面寢宮裡一一拜過，然後到後面來。那後面殿上，供的是聖父聖母。王夫人等剛走到殿外，忽見殿上有人走了過去，明明一閃，儼是司棋的樣兒。王夫人等上殿看時，並不見有一人在內。李紈道：「這聖母就該是老祖太太了，老太太請行禮罷。」

「王夫人道：「多年都沒見老祖太太了，前兒反蒙老祖太太下降指示，只是我們的罪可重的很了，惟有多磕些頭罷。老祖太太，諒來寬恕我們的。」說著，便磕下頭去。平兒、寶釵看那塑像時，雖不很像賈母，卻也神氣溫和。王夫人拜畢，李紈等挨次都磕過了頭。然後又到各處看了一看，方才上車回來，暫且不題。」

再說賈母那晚在榮國府中，仍由後門出來，上轎回至都城隍王府。賈夫人等迎接，到上房裡坐下。賈母便細細地把回到家中之事，說了一番。賈夫人道：「我原也想跟了老太太去，回家走走，只是年代多了，所有的人我都不認得了。他們也認不得我，只怕連舅太太都記不清楚了呢。」說著，自鳴鐘打了三下。賈夫人道：「阿呀！已經寅初了，老太太也乏了，請安寢罷。」於是，各自歸寢。

過了一日，卻是賈政、王夫人等到都城隍廟中來，上殿拈香祭獻，到了已正，俱各回家去了。這裡賈母等大家聚談，賈夫人道：「舅太太我還依稀認得，這殊大奶奶我就全然不認得了。」賈母道：「今兒殊兒見了他媳婦沒有呢？」賈夫人道：

「他見是見了的，也不能說話兒，他們兩下如今都安享如意，兒子都做了大官了，還有什麼不好麼！若是兩下苦楚傷悲的，一見了面可就難過了。今兒我看這璉二奶奶，竟比頭裡鳳姑娘的人材還高些呢。」賈母道：「他原是鳳姑娘的丫頭叫平兒，他自來為人就很好。如今扶了正，又養了兒子，將來都是有造化的。」賈夫人道：「這寶二奶奶就是薛姨太太的姑娘了，果然很好。我看他們妯娌們，一個賽似一個，怨不得老太太看著也樂的很呢。」賈母道：「寶玉的媳婦他叫寶釵，可憐他自來與人不同，端方和順。如今兒子叫桂小子，將來很有出息的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潘又安在宅門口來稟事，司棋進來回說：「芙蓉城裡璉二奶奶和我們姑娘都回來了，坐了車在門外呢！」

賈夫人聽見，忙叫司棋選迎了出去，叫潘又安快頭裡去請。潘又安答應了，忙跑出門來，叫快請車進去，吩咐門上的人把車子幫著推進了大門、二門，到了大殿簷前，吩咐一應人役都退出大門之外。司棋出來先扶了鳳姐、鴛鴦下了車子，然後又攙了黛玉、晴雯下車，同仙女兒簇擁著上了大殿。走進宅門，到了內殿，賈母、賈夫人等都迎出內宅門來，大家相見，然後一起同到上房。鳳姐、黛玉等重新拜見，又請了林如海、賈珠拜見。請安已畢，方才大家坐下。林如海、賈珠仍到外面去了。

賈母道：「我們一到了這裡，就盼望你們來的，足足的等了有半年了。怎麼你們直到今兒才來麼？」鳳姐道：「我們那時候原就打量要來的，因為是怕老祖宗才到了這裡，不好就鬧著來驚動的，也要等過下一兩個月來，我們再來才好。其實我們也沒什麼事，不過這裡耽擱一天，那裡耽擱一天，就一天天的耽誤了下來了。正在打量要來，又說四姑娘要來了，又等了他好些日子。前兒不久，他才來了，又還耽擱了兩天。昨兒還說老祖宗要在這裡望我們了，我們也該去的很了。二姑娘、四姑娘他們都說要來請安來的，我們恐怕人多累贅，故此趕著先來了，叫他們都等我們回去了，下回再來罷。」

賈母道：「四姑娘也到你們那裡去了麼？」黛玉道：「四妹妹是妙玉去迎了他來的，他是已經得道屍解，與人不同。那紫鵝也跟了來了。」賈夫人道：「你們那裡又添了兩個人，越發熱鬧了。」鳳姐道：「老祖宗這裡人也不少啊！我想我們這些人，這會子竟分作三處了。榮國府裡還剩了十幾個人，現今雙添了多少新人了；忠■王府裡分了十幾個人去；芙蓉城裡也分了十幾個人去。這會子，就是榮國府裡的人，不能到我們這兩處來往。我們現在這兩處的人，都可以彼此往來的，雖然是兩處還猶如在一處呢。」

賈母道：「我前兒回到家裡各處去看看，他們卻都還很好。」

今兒二太太和珠兒媳婦、璉兒媳婦、寶玉媳婦他們特意都到這兒來燒香磕頭的。我們才剛兒在這裡正說他們妯娌們呢，就有人來回說你們來了。」鳳姐道：「我明兒也想著要到家裡去走走呢！」黛玉道：「我明兒和你一起去罷，我也要去看看寶姐姐去呢。」正說著，只見夏金桂、張金哥、智能一起都進來了。

大家相見已畢，坐下敘談。

到了次日，賈夫人備辦了酒筵，叫了一班小戲兒，在花廳上預備著。賈母等大家在上房裡吃過了早飯，便都請過去聽戲。

大家到了花廳坐下，班子裡的孩子上來打千兒請賞戲。賈母道：

「不拘什麼，揀好的唱罷了。」賈夫人道：「請璉二嫂子賞兩出兒罷。」鳳姐忙站起來笑道：「姑媽，我知道什麼呢，還是請老祖宗賞幾出好的，叫他們唱去的好。」賈母便問道：「你們會唱『四夢』的戲不會呢？」那孩子道：「有是都有，只怕不全，不知老太太教唱那幾出呢？」賈母道：「《南柯夢》的《花報》、《瑤台》，《邯鄲夢》的《掃花》、《三醉》，《紫釵記》的《折柳》、《陽關》，《牡丹亭》的《遊園》、《驚夢》。」

那孩子答道：「這都是有的。」賈母道：「就唱這幾出罷。」

那孩子答應了下去，當下妝扮起來，隨即開戲，唱完了這八出，便擺下酒席。席上唱的是《蝴蝶夢》八出，賈母、鳳姐賞了八十串錢，夏金桂、張金哥、智能、鴛鴦賞了五十串錢，賈夫人、黛玉賞了四十串錢。戲完席散，回到上房，各自歸寢。

過了一日，賈母與鳳姐、賈夫人無事，便要鬥牌，因還少著一家，便叫了智能上來，四家鋪下紅氈，鬥起牌來。黛玉、鴛鴦、晴雯便與司棋到各處閒逛，暫且不題。

再說王夫人等那日回到家中，說起看見司棋的話來。大家都說：「老祖太太不便給我們相見，故叫司棋出來打個照面，使我們知道的意思，也未可知。我們既然知道老祖太太在那裡，今後須要常去請安才是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明兒每逢初一、十五，我們輪流派兩三個人去上香罷，也不必限定都去就是了。」

過了一日，邢夫人往這邊來閒逛，王夫人便把老祖太太回家示夢的事情，並大家到都城隍廟中去祭祀的話，都細細告訴了他一番。邢夫人至晚回去，便告訴了賈赦。賈赦道：「怪道去年冬天有人說，都城隍王爺已經升了去了，換了新王爺來上任。那左右住的人家，天天晚上聽見人喊馬鬧，又有鼓樂之聲，真是奇事。我說那裡有這話呢，都是那些愚人瞎說罷了。今兒這麼說起來，這事竟是有，新王爺就是我們林姑老爺了。老祖太太既然在那邊王府裡頭，我們自然要去磕頭，都要過去請安去呢。」邢夫人道：

「吩咐他們外頭預備現成了，我們明兒一早起來就去罷。」賈赦道：「就是這麼著。」

於是，到了次日一早，賈赦同了賈琮，邢夫人帶領著蔣氏並丫頭，媳婦及王善保家的等人，一群車馬往都城隍廟來。到了廟中，先到大殿上拈香禮拜，然後到寢宮各處磕頭。賈赦等祭拜在先，各處走了一走，便在大殿上坐著喝茶。

邢夫人等在寢宮拜後，王善保家的在旁說道：「這忠■王妃就是我們家的姑太太了，我們都該磕頭呢。」說著，便跪下磕頭，剛跪得下去，忽然口裡罵道：「你這老媳婦，又向主子跟前討好獻勤兒罷。我先打你這老媳婦的嘴。」說著，只見王善保家的自己舉起手來，左右開弓一連打了四五十個嘴巴，登時那臉上就青紫起來。旁邊那些丫頭、媳婦們見了，一個個都嚇住了，又不敢上前拉勸。那王善保家的又罵道：「老媳婦，我給你什麼仇？你平空的葬送了我，我今兒可要你這老媳婦的命呢！」說著，又自己舉起手來，又打了一氣，打的嘴裡鮮血淋漓，兩腮腫漲。旁邊丫頭、媳婦們見了害怕，便都一齊跪下，說道：「這總不是他的不是了，我們也不知道是那位姑娘或是那位奶奶，總求你老人家開恩饒恕他罷。」那王善保家的又打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司棋姐姐，你還給這老媳婦說情做什麼呢？罷了，罷了！好了這老媳婦了。」說著，便一跤跌倒在地，口吐白沫，昏暈過去。

刑夫人便叫幾個媳婦在旁看守著，「等他醒轉過來就攙扶著他一起坐車來罷」。吩咐已畢，便帶了蔣氏上車回去了。先到了家中，賈赦等已經回來。邢夫人便告訴了王善保家的之事，道：「司棋是王善保家的外孫女兒，故此給他討饒，這打他的人，好像是寶玉頭裡屋裡的丫頭晴雯似的。但只是老祖太太、姑太太那裡並沒聽見有這個人呢！」

說著，王善保家的已經甦醒過來，眾人攙扶著出廟，坐車回來了。邢夫人便問他道：「那打你的人，你到底可知道他是誰不是呢？」王善保家的道：「阿喲，罷了我了！這是我作多了孽了！我磕頭的時候，恍惚看見就像是頭裡寶二爺屋裡的丫頭晴雯的模樣兒似的，後來我就不曉得了。」邢夫人道：「可不是，我也疑惑是晴雯呢！你且去歇著罷，好生躺躺兒去。」

王善保家的答應了，眾人攙他去了。邢夫人道：「我記得頭裡為司棋的事情，裡頭也有晴雯在內，那原是他的不好，也怨不得人。」賈赦道：「他那個嘴原也很不好，今兒這麼著也應該呢。」暫且按下不題。

再說賈母等正與賈夫人、鳳姐、智能鬥牌，忽然聽見晴雯打王善保家的，司棋在旁求情。鴛鴦道：「晴雯妹妹，你如今也罷了，還記他的仇做什麼呢？既打了他一頓，也該撻開手了。」

「晴雯道：「我並不是記什麼仇，這些年過來，我久已都忘記了。這會子見了他，不由的就生了氣呢！」黛玉笑道：「你這還是結習未除，參悟不透的緣故。」鳳姐聽見，說道：「那老媳婦原也可恨，很要這麼著收拾他一頓才好。」說著，大家笑了一會。

一日，鳳姐說道：「今兒沒事，可要家去走走去了。林妹妹要去，我們一起去罷。」晴雯道：「我跟了奶奶、姑娘也去逛逛。」黛玉道：「也罷了，就是我們三個去罷，人多了也累贅了。」於是，吩咐外邊備了兩頂大轎，一頂中轎。到了二更時分，三人回明了賈母、賈夫人，到了外邊內殿上轎。轎夫抬出大門，前邊打了一對燈籠，潘又安騎馬在後，一起往榮國府來。不一時，轉過府後，潘又安上前吩咐轎夫落下轎來。鳳姐等三人都下了轎，吩咐潘又安與燈轎俱在此等候。

鳳姐等三人仍由後門進去，鳳姐便順路先到自己屋裡去了。

晴雯跟了黛玉，到大觀園來。鳳姐道：「你們回來，還在這裡來會齊。我不到園子裡去了，便在這裡老等你們罷。」黛玉、晴雯答應了，便進大觀園來，到了怡紅院中，只見眾人俱已睡熟。

黛玉二人走到寶釵炕前，黛玉便叫道：「寶姐姐，我特來瞧你來的。」寶釵夢中聽見，睜眼一看，說著：「是林妹妹麼！那一個不是晴雯姐姐麼！你們怎得一起來的呢？」晴雯便上來請安，寶釵忙拉著他，便都一起坐下。黛玉道：「寶姐姐，我們有十多年沒見了，姐姐一向很好？我久已知道添了姪兒桂哥兒，這會子已過了十歲了罷，都很好？」寶釵道：「我們桂小子今年十一歲了，托妹妹的福，都還好。前兒老祖太太回家來告訴我們，才知道妹妹在芙蓉城裡，已登仙境了。元妃娘娘，二姐姐、鳳姐姐、鴛鴦姐姐、妙玉、香菱、尤二姐姐、尤三妹妹、小蓉大奶奶他們這些人總在那裡呢，比我們這裡熱鬧多了。」

「晴雯道：「那裡還有個警幻仙姑，我和金釧、瑞珠，寶二爺和柳二爺都在那裡呢！」寶釵道：「上年聽見柳二爺和寶二爺在路上救了我哥哥之後，便到襲人家裡去，寶二爺寄了一把扇子來給我，上面有詩，待我取出來給妹妹瞧。」

說著，便去取出扇子遞與黛玉，黛玉接過扇子來，道：「這事我也知道的。」因打開看了一遍，笑道：「這會子，不過三十年就可以聚會，用不著四十年了。我記得頭裡到了那裡的那一年除夕，多謝姐姐寄了一首五言排律來給我，至今我還收著呢！等你明兒到那裡去的時候，再給我看。」寶釵道：「那也是我無聊之極，因思想著妹妹，故此寫了焚化的，也不知道得到不得到？不過是我一點兒心罷了。早要知道妹妹可以看得見，這幾年裡頭我又很可再寄幾封書子去了。」晴雯道：「寶二爺頭裡在家裡寄給我的詩文，我總在那裡得了的。我也至今還收著呢。」

寶釵道：「我們四姑娘，可在你們那裡沒有？」黛玉道：

「他是前兒不久，妙玉才接引了他來的，紫鵲也同著來了。我們因等四妹妹到了那裡，過了幾天，才到老太太這裡來的。」

寶釵道：「是的呀，你們是到老祖太太和姑爹、姑媽這裡來請安的。」要知黛玉怎麼答言，且看下回，便見明白。